

宫闱权谋爱情惊世杰作，正在广大女生中疯狂流传



小书迷小书虫

倾世皇妃

慕容湮儿◎著

QINGSHI HUANGFEI

人生若只如初见

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。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

宁不知倾城与倾国？佳人难再得！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人生若只如初见

慕容湮儿◎著

QINGSHI HUANGFEI

傾世皇妃

The title '傾世皇妃' is written in a large, expressive cursive calligraphic style. To the right of the characters, there is a delicate ink wash illustration of a flowering branch with small blossoms and leaves, extending upwards and to the right.

中国书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倾世皇妃:人生若只如初见 / 慕容湮儿著. —北京: 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09.1
ISBN 978-7-80220-372-3

I. 倾… II. 慕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80539 号

倾世皇妃:人生若只如初见

出版人: 田 辉

作 者: 慕容湮儿

责任编辑: 王少娟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:100044)

电 话: 88417359(总编室)、68469781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zghcbs.com>

印 刷: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
监 印: 敖 晔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1/16

印 张: 18.75

字 数: 31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0-372-3

定 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

【第四卷】

素绀九阙萦指柔

- 第一章·茫然庄之约· 002
- 第二章·夜探长生殿· 006
- 第三章·凤血玉之诺· 012
- 第四章·一朝为秀女· 018
- 第五章·日月星辰妃· 023
- 第六章·白马笑西风· 028
- 第七章·血染惊情劫· 035
- 第八章·贵宠倾六宫· 045
- 第九章·岚苑惊情夜· 054
- 第十章·暮然泣红泪· 060
- 第十一章·梅花酿之谜· 066
- 第十二章·素绀九阙萦指柔· 076

【第五卷】

人生若只如初见

- 第一章·七日锁情劫·088
第二章·黯然城殒逝·099
第三章·重主昭凤宫·109
第四章·清然莞之死·119
第五章·长生殿惊变·127
第六章·新承恩泽时·137
第七章·沧海巫山云·142
第八章·死鱗除莫兰·148
第九章·情叹暮颜花·163
第十章·幕后人之谜·169
第十一章·笙箫冷华知·179
第十二章·心绪暗凄迷·183
第十三章·铅华尽鸾凤·191

【第六卷】

十一年前梦一场

- 第一章·冷雨黯殇泪·208
第二章·凤血忆手足·218
第三章·凤阙死生约·228
第四章·冬梅傲初雪·237
第五章·箴悟夜阑惊·245
第六章·十年踪迹心·254
第七章·憾血再生缘·266
第八章·回首笑沧桑·278
第九章·魂断昭阳宫·288

·后记· 291

目录





眼珠流转，睫毛轻颤，眼睛缓缓睁开，黯然环顾幽暗的屋子，颈项上传来一阵阵的疼痛。我用力支起身子，怔怔地扫过雅致的小屋。屋内点着注入沉香屑的红烛，阵阵幽香刺激着我的思绪，脑海中回想起那日的一幕幕……我好不容易从客栈中逃出，中途遇见韩冥，后来他大发善心地放我离开了。再后来……身后传来一阵稀疏的脚步声，才欲转身，便觉得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，一阵锥心之痛传遍全身。后来我就什么也不记得了！

这是哪儿？是谁把我弄到这儿来的？有何目的？我这真是才脱虎口，又入狼穴。我的命运为何如此波折不断，上天总要一次又一次地与我开着天大的玩笑？如今的我，又需逢何难、遭何劫？

我随意地整理好衣裳，穿上绣鞋便走到门边，拉开一直紧闭的朱木紫檀门。有两位姑娘守在门外，一见我醒来便淡淡地垂首道：“姑娘，您醒了。”

蹙眉望着她们两人，百转思绪，开口问：“这是哪儿？”

“芜然山庄。”她们二人异口同声地回答了我四个字。

这四个字着实令我骇了一大跳。我虽身处宫廷内，但“芜然山庄”四字我亦如雷贯耳，它仅仅用了十年的光景便控制了整个江湖，轰动天下，在三国内神秘崛起。简单地说，它是一个杀手组织，游走于三国间，做着以钱买命的生意。三国的朝廷亦与之井水不犯河水，毕竟芜然山庄犹如迷宫般，机关重重，其杀手的武功更是深莫能测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无人愿与之为敌。

可我就不明白了，这芜然山庄为何要抓我？我不记得与他们有什么瓜葛。

当我还在疑惑之时，一名侍女又道：“主子有吩咐，姑娘若是醒来，就带你去见他。”

我颌首而应，满腹狐疑地随在她们身后，时不时用余光环视四周。晚露乍凝叶，明月冷如霜，暗窗残漏刻。尽管花草碧水皆有，仍让我不寒而栗，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此情此景——阴森。这就是天下闻名的芜然山庄吗？

终于，她们在一扇黑木门前停住步伐，躬身请我进去。我亦不疑有他，推开门便迈过门槛。映入眼帘的是一鼎金猊大熏炉，袅袅生烟，还有阵阵香味萦绕鼻间。我侧首而望，这一看不禁让我瞪大了双眼。一个男子由偌大的温泉潭水中漫步而出，正立在我几尺之外。这男子不是别人，正是客栈中的神秘白衣人。在场的几位侍女习以为常地拿着干布为他擦拭身上残留的水珠。

我咋舌地盯着神色依旧自如的他，猛然意识到眼前的男子正……一、丝、不、挂！

我赶忙转身背对着他，脸颊热得灼人，火辣辣地烧着，连手都不知该往哪里摆。这男人……恬不知耻，竟当着这么多女子的面寸丝不着，我若知此刻的他正在沐浴，断然不会进门的，也不会看到这样触目惊心的一幕。

“你醒了。”身后传来他清冷的声音。

“是。你……你快把衣裳穿好。”我有些语无伦次地说着，跳动的心仍未平复。

窸窣的穿衣声在这静得分外诡异的房内格外清晰。随着时间的逝去，我的心渐渐平复，摇头甩去刚才映在脑海中的一幕。

而他已是一身白衣胜雪，飘逸脱尘地潇洒，垂在肩上的发丝还未干透，凌乱地散落，更将他身上那邪魅之气散发得淋漓尽致。

我仰首望着立在我身侧的他，正对上一对幽暗如鬼魅的双眸。他的神色中略带邪气，深邃得让人不禁迷惑深陷，仿佛要将我吸进去。一时，我竟忘记自己想要对他说的话。

他在微暗的屋中冷睇着我，温泉的雾气不断上升，匍匐萦绕在我们之间。我收回自己的失态，不自在地清清喉咙，“……抓我来的目的？”

他勾了勾嘴角，眼眸闪过一抹异常的光芒，微微启口道：“给你你想要的，索我所要求的。”

听罢他的话，我气定神闲地睨着他问：“你知道我想要什么？”

“你这张脸做得不错。”他不回答我的话，却将话题转移到我的脸上。

我的心一惊，他竟能将如此天衣无缝的易容术看透，这个男人太可怕了，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他转身，悠然在原地徘徊，“为你易容之人正是我师傅，绝世神医。”



他，竟会是天下第一神医的徒弟？我略微有些惊讶，却未表现出来，神色如常地问：“所以呢？”

“将原本属于你的脸，还给你。”

冷冷地抽一口气，不确定我听得到的话，“连你师傅都无法做到的事，你能做到？”

他的脸上充斥着自负与冷傲，仿佛这世上没有他不能办到的事，“蒂皇妃，没听过‘青出于蓝’吗？”

“蒂皇妃”三字险些让我站不稳，他竟然知道！难不成他有通天之术，“你怎会知晓我的身份？”

他冷冷笑道：“能让冥衣侯唯唯诺诺听命之人定然不凡。经一打听，原来你就是亓帝最宠爱的妃子。”

待我还欲张口询问的时候，他了然地截过我的声音，“亓国的后宫，有我的人。”他这句话彻底让我哑口无言，原来如此！后宫……会是谁？

那日我并没有答应他的交易，只是回到房内待了三日。由伺候我的丫头口中得知，那位白衣男子就是芜然山庄的庄主——曦！难怪他身边美女如云，一直都以为芜然山庄的庄主应是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儿，却未想到，这年少俊朗的男子会是闻名于天下的芜然庄主。

画屏金兽，粉窗兰牖。我坐在紫檀桌前，将美人觚中新折下的花卉一瓣一瓣地摘下，倾撒了满满一桌。

还我原本的脸？我因这句话动摇了，犹豫了。

曾经，之所以选择这张平凡的脸，只因我不想再卷入这场血腥的斗争中，想过一段平凡的生活。可如今不一样了，我选择了复国，选择了报复所有伤害过我的人，我已不甘平凡，更想要回我的脸。这样，若真有朝一日灭夏，我也有名正言顺的理由，而且，我更不用再顾虑到自己夏国公主的身份会影响到祈佑的皇权。

可是，要回我的脸又该付出什么代价呢？曦想要我为他做些什么？我的肩膀上还背负着与祈殒的交易啊！

直到最后一片花瓣被我摘下，我倏地起身，紧捏那片花瓣于手心，冲了出去。没顾那两位姑娘在身后的叫唤，依几日前的印象再次来到曦的门外，却被看守在外的两位姑娘拦下。

“我要见你们庄主。”故意将声音放大，好让里边的人可以听见我的叫唤声。

不多久，一个慵懒的声音由里边传来，“让她进来！”那淡淡的语调，似乎料定了

我会前来。

推门而入，又是阵阵飘香，曦又在温泉中沐浴。我有些无奈，为何每次来他都是一丝不挂，好在这次他整个人都浸在水中，我不用面对上回的尴尬。看他享受地靠在泉壁上，在客栈中见到的那位清傲白衣女子正用纤细的双手为他揉捏着双肩。

“你想好了？”他的声音轻轻地飘来。由于他背对着我，所以我看不清他此刻的表情。

盯着他那古铜色的脊背，我平淡地问道：“那么，你想让我为你做些什么？”

“待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，我便知道你能为我做些什么。”

我一怔，他竟然还未想到要我为他做什么！我放松情绪，露出薄笑，“问吧！”

“你是纳兰祈佑的妃子，为何要逃？”依旧冷淡如冰的话语却让我双手握拳，硬硬地吐出三个字，“因为恨！”冷凛到连我自己都讶异。

他冷笑一声，“男人三妻四妾都很平常，更何况是一国之君。”闻他之言我就明白，他误以为我是因他不断宠幸后宫佳丽而因爱生恨，但是我没有解释，沉默着。

背对着我的曦突然转身凝望我，双手交叠放于琉璃地板之上，雾气笼罩着他的全身，“那你原本欲逃往何处？”

回视他的眼睛，我云淡风轻地说道：“昱国。”

他一听“昱国”二字，冷漠的脸上竟有了变化，“你去昱国做什么？”

我缓缓闭上眼睛，吐出一口凉气，然后睁开，悠悠说道：“连城。”

他的目光忽转为严肃凌厉，也不再说话，静默着在沉思些什么。良久，他才开口道：“你认识连城？”

我点点头，更奇怪他为何突然变色，难道他与连城有着什么渊源？还是有着什么仇恨？

他随意地将手放进水里，轻拢起一掌清水，然后任水由他的指尖漏掉，恢复了他原本冷漠的表情，“我知道要你为我做什么了！”



此次上路，曦并未带着他的手下随行，而是带着我孤身上路，因为此次的行动人越多，就越危险。此行的目的只为去汧宫的长生殿，原本我不愿再去那个地方，这万一要是被人给认了出来，我的计划就付之东流了。可曦说，要恢复我的脸，他必须要见到我原来的容貌。我本想将自己的样子凭记忆画出，但是提笔却不知从何下笔，我的样子，自己早已忘记。

由此，我又想到了长生殿内袁夫人的画像，可是我不想冒险前去。但整个芜然山庄内，只有我对宫里的路线了如指掌。

在多番的犹豫之后，我终于决定随他同去金陵盗取袁夫人的画像。他单手在我左颊一挥，一块拳形大小的胎记便种在我的左颊之上。我多次用水洗都无法洗净，可见他对易容术之精通，也许，他真的有能力将我的容貌恢复。

日星隐耀，薄暮冥冥，虎啸猿啼。我与曦各乘一匹白马驰骋于天地之间，鹰鹭翻，惊鸾影。

一连六日的赶路，我已是满面霜尘，精疲力尽，而他却一如往常精力充沛，才休息不到一个时辰就催促着我赶路。我即使是累得想倒下也不肯开口要求多休息一些时间，硬是撑着与他一路奔波而行。

路上，他的话很少，从不与我多说一句废话，性格极为孤僻。而我，也没有其他的话可同他说，紧随其后。他说什么，我便乖乖地做什么，不多说，不多问。

心中却很奇怪，那日他要我为他办的事只是杀了昱国的太后，也就是连城的母亲。我不认为自己有那个能力刺杀太后，况且他手下有无数的顶尖高手，为何单单要

指派我去？他与太后之间又有什么恩怨呢？

犹记得曦说：“若刺杀行动失败，你必须独自承受一切罪名。”

而我的回答则是：“只要我在昱国达到了我的目的，所有的一切我会自己承担。”

他只是淡淡地瞥了我一眼，也未再询问下去，只是信任地点了点头。难道他不怕我会说话不算数吗？他们江湖要控制一个人，不是该给他服下一颗慢性毒药以便控制，然后每回给点儿解药，直到任务完成吗？这个宫主这么有人情味？

第七日，我们终于抵达了金陵城。繁华热闹街道，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四处吆喝的小贩，嬉戏玩乐的孩子，一切的生机皆验证了一件事：此刻百姓安乐，国富民强。这与元国有一个好皇帝的关系甚大吧。

途经几处小巷，墙上皆贴着我的画像，悬赏十万两黄金。我不觉哑然失笑，我这么值钱吗？再看看四周还有许多官兵，一手持刀，一手执画，四处搜寻着。有几批官兵在经过我们之时，只是扫了我一眼就离去，可见曦的易容术已到以假乱真之境界。

我们就在金陵城内最豪华的客栈落脚，选了一间最不引人注目的厢房，进去后就没再出来过。

戌时一刻，我们换上夜行衣，以黑布蒙面，由窗口跃出。他一路上都紧紧挽着我的胳膊，不断地灌注内力于我体内，带我疾步飞跃，御风而行，速度快得令我看不清眼前之景，他的轻功是我见过的人中最出色的。翻过凤翥门的宫墙，避过来回的禁卫，一路小心翼翼地穿插过承天门，终于进入了后宫。

我们同蹲在长生殿外的荆丛内，观望冷清的长生殿，“是这里没错吧？”曦压低了声音问我。

我点点头，望着殿宇匾额上的“长生殿”三字，目光有些黯然，竟产生一丝犹豫，“我们……还是不要偷画了。”

“不想恢复容貌了？”他看着我的眼光中有微微的愠火。

我的手指不住地拨弄地上的泥土，“另想其他的办法吧……”

他一把拍上我的右肩，力气很大，我有些吃痛，他冷冷道：“已无路可退。”他箍着我的肩膀，一个使力，便拖着我进入了四下无人的长生殿。

星空闪烁，点点如钻，为我们照亮了路途。夏虫鸣切深深，绣绿新红如换，微红嫩白，拂墙树动。很容易便进入了寝宫内，推开门的那一刹那，有淡淡梅香传来，我惊讶地嗅着芬芳，这么冷清的长生殿，难道有人前来打扫过？

曦将门关好，推开一扇窗户让月光照进，我借着明月溶光望向寝宫内近百幅传神的画。画中皆是同一名女子——绝美淳雅的袁夫人。我屏住了呼吸，颤抖着抚上那



一幅幅画，真的……太像了！难怪先帝见我时，竟被泪水迷了眼眶；祈殒见我时，竟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原来，我与袁夫人是如此神似，不……这位袁夫人比我还美上几分，清然、脱尘、高雅。

就连见惯了美女的曦都有些失神，怅然叹了一句：“此女只应天上有。”感慨了一句，他便收回自己的失态，倏地回首将我全身上下打量了一遍，“画中之人是你？”

我摇摇头，又点点头，再摇摇头。自己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，烦躁地伸手取下一幅画卷好，淡淡地说：“走吧。”

“有人！”曦戒备地望了紧闭的门一眼，一把抓着我的手腕就隐进寝宫一角的帘幕之后。

许久，我才听见一阵细微的脚步声传来，有人推开了寝宫之门。我的心跳逐渐加速，又朝里挪了挪，将曦又挤进去几分。不一会儿，烛光大亮，熠熠的亮光照满整个寝宫。

“皇上，您的惊喜就是带臣妾来这儿吗？”娇柔细美之声打破宫内的安静。

“对，这是袁夫人的寝宫。”再熟悉不过的清淡之音闯入耳中，我不自觉地掀起幕帘一角，偷偷地向外望去。是祈佑与苏思云。不久前，还是那个气质出众聪慧高雅的尹晶，这么快，伴在他身侧的就换成了苏思云吗？他难道又要换人来对付杜莞吗？帝王之心可真难懂。

苏思云灵动的美目不解地望着他，只见祈佑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向挂满袁夫人画像的墙壁走去：“朕将长生殿赐予你可好？”

她先是一愣，后展露笑颜，一把扑进他怀中，“皇上您真的将它赐给臣妾？”

他含笑点头，眼中的柔情是怎么也掩饰不住的。那目光曾经只属于我一人，不……我以为那目光只会属于我一人，却没想到，他人也是可以拥有的。他宠温静若是因她像我，他宠尹晶是因她聪慧过人可以利用，那么苏思云呢？既不像我，亦不够聪明。

我冷笑一声，将幕帘放下。将长生殿赐予她，此意思再明了不过了。它不仅代表先帝与袁夫人之情，更见证了杨贵妃与唐玄宗的一段千古佳话，我懂，我都懂。我的离去，并没有影响他，反而成就了他的怀抱另有佳人。他是帝王，怎能奢求他一生独爱一个女子？

不自觉地握紧了双拳，心也逐渐冷却，最后趋于平淡。

“很疼。”曦低头在我耳边轻轻吐出二字，我才回神，原来我一直狠狠地掐着他的手，指甲深陷，已将他的手背掐出血印。

我立刻放开他的手，“我……”

“皇上，这儿怎么好像少了一幅画？”苏思云惊异的声音让我与曦对望一眼，默契

地望望我手中紧握的画轴，又听苏思云道：“那扇窗怎么也开着？难道有人来过？”

“出来！”

一声厉语惊了我，反倒是曦神色不惊地掀开幕帘走出。我紧随他身后走出，一直低着头，没有看祈佑，庆幸的是自己此刻正蒙着面，否则，我亦不知如何面对他。

曦与祈佑对面地对峙半晌，谁也没有说话。倒是苏思云吓坏了，一直缩在祈佑身后，露了小半张脸对外边大叫：“有刺客，来人呀！”

我在心中暗叫不妙，惊动了这宫内的侍卫，就算曦的武功再厉害亦是一人难敌众手，况且身边还带着我。

只见曦突然凝力于掌间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发制人，直逼祈佑的天灵盖而去。祈佑身形如鹤，轻易地避过，却没想到曦掌势一转，双指一扣，直掐苏思云的颈项。原来他的目标不是祈佑而是苏思云。

许多驻守在外侍卫纷纷破门而入，拔刀相向。

曦依旧处变不惊地冷声警告，另一手紧紧地抓着我的手腕，将我护在身后，“谁敢动，她会死得很惨！”

祈佑伫立在原地，丝毫不动声色地下令：“放他们走。”

众侍卫纷纷让路放我们离开寝宫。才迈出门槛，又是一批数千人的禁卫赶到，有的手持刀剑，有的手持弓箭对着我们。这个场面，像极了二皇叔逼宫的情景。

一个黑影如鬼魅般飞身而出，一把闪耀着银芒的刀朝我头顶挥下。曦一见情势不妙，已经顾不得手中的人质，一把推开苏思云，搂着我闪过那致命的一刀，顺势拔出一把薄细绕腰的软剑直逼祈佑刺去，曦始终紧握着我的手腕，将我护于身后。

眼看着剑一寸寸逼近祈佑，我的心漏跳了几拍，他……要死在曦的剑下？

苏思云竟不知从何处冲了出来，挡在祈佑身前，欲为他挡下这致命的一剑。这一幕，震惊了我！

千钧一发之际，韩冥飞身上前，挥刀截下曦的一剑后坚挺地挡在他们面前。我的目光掠过韩冥，望着泪雨梨花，早已哭花了妆的苏思云。她哽咽着说道：“皇上……臣妾好怕……好怕您出事。”

祈佑轻拍她的双肩，安慰着她，“别怕，朕不会离开你，不会有事的！”

从何时起，他们之间的感情竟深刻到能令苏思云用生命去守护？

韩冥用刀指着我们二人，冷声问道：“你们是谁？”

蒙面黑布下传来曦的一声冷笑，挥剑就朝韩冥逼去，势如疾风。韩冥翻越避过，顺势回以一刀。顿时，电光石火间，刀剑相击之声铿锵。曦一面要护着我免遭韩冥的



刀势，另一面还要集中精力与韩冥交战，他明显落于下风。

多少次韩冥的刀险些让我送命，都是曦为我挡开。我忽见祈佑接过一名禁卫的弓箭，用力开弓，对准曦，关节处都因用力而泛白，尖锐的银剑之芒在月光下泛着寒光。

“小心！”我才开口提醒，祈佑的手一松，箭飞速逼向曦的胸膛而来，而曦依旧与韩冥缠斗，对于突如其来的箭丝毫未有防备。

心下一急，我飞身扑上前，为曦挡下那一剑。它射穿了我的左肩，我痛得冷汗淋漓。又是一刀插进了我的小腹，我望着韩冥，他僵在原地，手中依旧握着刀尖已刺进我小腹的刀，漠然含着杀气的眸子明显一变，仔细地盯着我的眼睛，闪过复杂、讶异。

“你……”他张了张口，想说些什么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。

曦乘势拦腰搂起我，飞身而起。侍卫想追，却被韩冥一声“穷寇莫追”给拦下。我的血沿着手臂滑落，滴在画轴上。

我们逃出了皇宫，而身上的疼痛早已令我麻木。我无力地瘫在曦怀中，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意识：“去……楚清……王府。”

当曦带着我来到楚清王府时，我的意识依旧清晰，因为脑中一直有个声音在对我说：不能睡过去，否则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

我将怀中的“凤血玉”递给王府的守卫，他们才带着玉佩匆匆地跑进府中通报王爷。说起这枚“凤血玉”，还真是阴错阳差地又转到我手中的，依稀记得那夜我与祈殒谈的那笔交易。

“楚清王，我知道你想要那个皇位……不，那个皇位原本就是你的。”

“你似乎什么都知道。”

“所以我才敢与你谈交易。”

“那你能帮我做什么？”

“如今王爷手中无实权，就算手中的筹码再多，也无法将祈佑从皇位上拉下来。而我，可以为你引见显国皇帝，我相信，你们二人会有共同目标。”

祈殒听罢我的话，便由衣襟中取出那枚“凤血玉”交给我，勾起依旧淡然的微笑，但是眼底却有着昭然野心，“只要事成，我可以答应你任何事情。‘凤血玉’为证。”

祈殒亲自跑出院将我们接进一间密室。曦命人取来纱布、药材、热水，而我手中却始终握着那幅画不肯松去。祈殒将画由我手中抽出打开的那一瞬间，脸色倏然而变，僵硬地开口问道：“你们为何盗此画？”

曦不慌不忙地撕开我小腹上的衣裳，为我止血，有冷汗由他额上滴落，“画中之人是她。”

祈殒的手有些颤抖，良久不再说话，而曦则为我洒上金创药，止住了源源不断涌出的血，最后用一层层的纱布将我的伤口沿着腰际紧紧地缠绕了一圈又一圈。

“幸好没伤到要害。王爷，帮忙扶住她，我现在要将她肩上的箭拔出。”曦吐出一口气，然后擦擦额上的汗，再问我，“能坚持住吗？”

虽然此刻的我已意识混沌，很想闭上眼睛沉沉睡去，但是，我依旧倔犟地点头。

在为我拔剑的前一刻，祈殒突然肯定而沉郁地说道：“你是馥雅公主。”

箭也在此刻从我肩上拔出，在剧烈的撕痛将我的意识掏空之前，我见到曦的目光中闪过一抹不可思议的光芒。



我在王府中养伤的半个月，祈殒未再踏足过一步。他竟因一幅画、一句话而断定我的身份，而且是馥雅公主的身份，可见先帝已将所有的秘密告诉了他。那先帝与祈殒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？先帝，真是个可怕的人哪。

而如今，我已不怕将自己的身份公之于众，即使前方危险重重，我孤身一人，无牵无挂，有何畏惧？

在养伤期间，我见到了祈殒的王妃，那位被先帝称赞为“才思细腻，必为大事者”的多罗郡主纳兰敏。蕙心兰质，玉貌绛唇，说不尽的灵美淳朴，看不厌的绝代风华。

她对我是照顾有加，无微不至，更善解人意，常伴身侧与我闲聊。她的言谈举止风雅不凡，才情兼备，难怪先帝都对她另眼相看，原来这场婚姻也是早有预谋。先帝将如此聪慧的女子安排给祈殒，只为让她助他一臂之力，在政治上对其有所帮助。

在伺候我的几位婢女的搀扶下，我虚浮地迈出门槛，坐在苑中小凳上，任柳絮飞散，飘然掠过发间。初夏暖风侵袂，闭上眼睛，沐浴在暖阳中，心头之事越绕越多。

细微的脚步声传来，我睁开眼眸，仰视着祈殒，他终于来见我了。我知道，这些日子他在逃避，逃避我是馥雅公主之事实。

他对我勾起淡淡一笑，后与我并肩坐在石凳上，伸手接住几瓣残飞的柳絮，随后朝天际一抛，“父皇对我说过，潘玉就是夏国的馥雅公主。你与祈佑有一场复国交易。”

我点点头：“先帝说得不错。”

他再次将“凤血玉”从衣襟内取出，拉过我的手，将它塞在我的手心，这是第三次将此玉给我。